

第一章 中道之內容及其意義

第一節 中道之內容(p.5 ~p.9)

釋厚觀（2005.12.28）

一、「中道」之根本義：八正道¹（p.5~p.6）

（一）「道」：佛法，是對人生向上發展以至完成的一種實踐。這一佛法的核心——人生進步、淨化以及完成的實踐，佛典裡稱之為「道」。

（二「中道」即「八正道」

釋尊在波羅奈的鹿野苑中，初為五比丘轉法輪，即提示以「中」為道的特質。如《轉法輪經》（巴利文本）說：

在此諸欲中耽於欲樂者，乃下劣凡夫，為非聖無意義之事。雖然，以自身所求之苦為苦，亦為非聖無意義之事也。離此二邊之中道，方依於如來而能證悟，此即開眼、開知，至於寂靜、悟證、正覺、涅槃之道。比丘！於何名為依於如來所悟之中道？即此八支之聖道也。²

佛在開宗明義的最初說法，標揭此不苦不樂的中道。

中道即八支聖道，這是中道的根本義。

二、抉擇正確的「中道」（p.6~p.7）

（一）錯誤的中道（重情意）：

- 1、有以為佛法之所謂「中」，是不流於極端的縱欲，也不流於過甚的苦行，在此苦樂之間求取折中的態度。
- 2、印順法師評：這是斷章取義，不能正解八正道的所以為中道。要知道：一般人的生觀，即人生歷程的路向，不是縱我的樂行，就是克己的苦行。研考這二端的動機，都是建立於情意的，即是情本的人生觀，情本的法門。世人感覺偏於縱我的樂行不可通時，於是就轉向到專尚克己的苦行。人生的行為，都不過在這兩極端以及彼此移轉的過程中。

¹ 八正道：(1)正見，(2)正思惟，(3)正語，(4)正業，(5)正命，(6)正精進，(7)正念，(8)正定。

² 參見《相應部》〈第 12 諦相應，第 2 轉法輪品〉，《日譯南傳大藏經》第 16 下，p.339~p.340；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相應部六，第 18 冊，p.311~p.312。巴利本 SN.56.11, vol. V, p.421~p.422。但漢譯《雜阿含經》卷 15（379 經）（大正 2，103c~104a）《轉法輪經》沒有與此處所引「離苦樂二邊」相對應的文句。

《中阿含經》卷 43（169 經）《拘樓瘦無諍經》：「莫求欲樂、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；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者，因此故說。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涅槃者，此何因說？有聖道八支：正見，乃至正定，是謂為八。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涅槃者，因此故說。」（大正 1，701c11-17）另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第 19，第 2 經〉（大正 2，593b24-c10）。

(二) 正確的中道 (以智爲本)：

- 1、依釋尊，縱我的樂行和克己的苦行，二者都根源於情識的妄執。釋尊否定了二者，提供一種究竟徹底的中道行，這就是以智爲本的新人生觀。自我以及世間，唯有以智爲前導，才可以改造人生，完成人生的理想。因此，不苦不樂的、智本的新人生觀，是佛法唯一的特質。
- 2、佛說離此二邊向中道，中道即八正道。八正道的主導者，即是正見。一切身心的行爲，都是以正見爲眼目的——《阿含經》以正見爲諸行的先導³，《般若經》以般若爲萬行的先導⁴。
- 3、所以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，不是折中，而是從正見爲本的實踐中，不落於情本的苦樂二邊。由此，佛法是以「以智化情」、「以智導行」爲原則的。以智爲本的中道行，包括了最初發心乃至向上達到究竟圓滿的一切過程。

三、 正見緣起，不落兩邊之中道 (p.7~p.9)

(一) 不有不無之中道(p.7~p.8)

如《雜阿含經》卷 10 (大正藏編號 262 經)，(大正 2，66c25-67a9) 說：

阿難語闍陀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，教摩訶迦旃延言：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、若無。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，不取，不住，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、滅時滅。迦旃延！於此不疑、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能自如，是名正見如來所說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：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集。所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」。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闍陀比丘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此是釋尊開示「正見」的教授，說明世人不依於有，則依於無，佛離有無二邊而說中道法。然所謂離有離無的中道，不是折中於有無，而說亦有亦無或半有半無的。釋迦所說者，爲緣起法，依於緣起的正見，能得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。

(二) 不一不異之中道(p.8)

《雜阿含經》卷 12 (297 經) (大正 2，84c20~25) 說：

云何為大空法經？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緣生老死者，若有問言：彼誰老死？老死屬誰？彼則答言：我即老死；今老死屬我，老死是我所。言命即是身，或言命異身異，此則一義而說

³《雜阿含經》卷 28 (748 經)：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日出前相，謂明相初光。如是比丘正盡苦邊，究竟苦邊前相者，所謂正見。彼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(大正 2，198 b6-9)

⁴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1：「譬如生盲人若百、若千、若百千，而無前導，不能趣道入城。僞尸迦！五波羅蜜亦如是，離般若波羅蜜，如盲無導不能趣道，不能得一切智。僞尸迦！若五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將導，是時五波羅蜜名爲有眼，般若波羅蜜將導，得波羅蜜名字。」(大正 8，302b26-c3)

有種種。若見言命即是身，彼梵行者所無有；若復見言命異身異，梵行者所無有。於此二邊，心所不隨，正向中道，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，謂緣生老死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緣無明故有行。諸比丘！若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誰老死，老死屬誰者，老死則斷則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……若比丘！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大空法經。⁵

(三) 不常不斷之中道

如《雜阿含經》卷 12 (300 經) (大正 2, 85c10~15) 說：

佛告婆羅門：自作自覺(受)，則墮常見；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。義說、法說，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⁶

※不一不異，不常不斷，與不有不無一樣，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落二邊的中道。

四、「行的中道」與「理的中道」 (p.8 ~ p.9)

(一)「不苦不樂」是「行的中道」；「不有不無」等是「理的中道」。⁷

(二) 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。

- 1、實則行的中道裏，以正見為先導，即包含有悟理的正見中道；唯有如此，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本論。
- 2、同時，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，正見緣起，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。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。

⁵(1)印順法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42 ~ p.43：

釋尊為了破除神學及一般人的迷執，所以宣說「無我」。依釋尊的正觀，種種的「我」說，不外乎「命異身異」，「命即是身」的二根本見。身是身心和合的自身，命是我的別名。「命異身異」，以為我與身心不同，我是身心以外的另一實體。身體死了，身外的我還是存在的，流轉於生死中，這是常見。「命即是身」，以為我不離身心，身死而我也就沒有了，這是近於唯物論的，是斷見。

(2)另參見印順法師《空之探究》p.83 ~ p.85。

《大空〔法〕經》所說，是否定「老死(等)是我」，「老死屬我」的邪見，與「命即是身」，「命異身異」的二邊邪見相同，而說十二緣起的中道正見。

命即是身——我即老死(以身為我)

命異身異——老死屬我(以身為我所)

⁶ 另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 34 (961 經)，大正 2, 245b。

⁷(1)參見印順法師《空之探究》第四章·第七節〈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〉，p.256~p.257：

中道，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則。一切行為，一切知見，最正確而又最恰當的，就是中道，中是不落於二邊——偏邪、極端的。以行來說：《拘樓瘦無諍經》說：耽著庸俗的欲樂是一邊，無義利的自苦行是一邊，「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」，中道是八聖道。……

這一原則，應用於知見的，就是「處中說法」的緣起，緣起法不落二邊——與異，斷與常，有與無的。正確而恰當的中道，不是折中，不是模稜兩可，更不是兩極端的調和，而是出離種種執見，息滅一切戲論的。

(2)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22 ~ p.23：

中道，本形容中正不偏。《阿含經》中，就「行為實踐」上說的，是離苦樂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(八正道)。在「事理」上說的，即緣起法。

(三) 依於正見緣起，能離斷常、有無等二邊的戲論，發為人生的實踐，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。

五、空相應緣起的中道 (p.9)

(一) 釋尊的開示緣起，緣起的所以是中道，即不能忽略緣起的空相應性。

(二) 《雜阿含經》卷 12 (293 經) 說：

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」⁸

緣起是與空相應的，空的獨到大用，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。緣起與空相應，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。

第二節 中道之意義 (p.9~p.12)

⁸(1) 《雜阿含經》卷 12，(293 經)，大正 2，83c2~20：

爾時、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？為彼比丘說法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所謂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如是說法，而彼比丘猶有疑惑、猶豫。先不得得想，不獲獲想，不證證想；今聞法已，心生憂苦、悔恨、朦沒、障礙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。有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；無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；是名比丘諸行苦、寂滅涅槃。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諸逕路，滅於相續，相續滅，是名苦邊。比丘！彼何所滅？謂有餘苦。彼若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，所謂一切取滅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」。

(參見印順法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(中)》p.25~p.26)

(2) 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41：

一切法性是空的；因為是空的，所以無常——常恆不變易法空，無我——我我所空。法性自空，只因為一切法是緣起的，所以說：「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」。依空相應緣起，觀無常、無我而趣入涅槃（觀無常入無願解脫門；觀無我入空解脫門；向涅槃入無相解脫門），是釋尊立教的心要。

(3) 印順法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〉，p.202~p.203：

經上說：「空相應緣起」。依中觀者說，這是沒有自性的，與空相應的緣起法。依因緣而有，所以沒有孤立的獨存（一）性。依因緣而起滅變異，所以沒有永恆的不變異（常）性。非一（也就不是異），非常（也就不是斷）的因緣有，是非實有（也就非實無）性的。這樣的因緣生法，從沒有自性說，名為空，是勝義空，順於勝義的（現證的勝義，是不能安立的），雖然空無自性，而緣起法相，卻在因緣關係下顯現。這是「唯名唯表唯假施設」的世俗有。古人簡略的稱為：「畢竟空而宛然有，宛然有而畢竟空」。如幻、化、陽燄一樣，說是真實的嗎，深求起來，卻沒有一些真實性可得。說沒有嗎，卻是可見可聞，分明顯現。在世間施設中，因果分明，絲毫不亂。所以空而不礙因緣有，有而不礙自性空（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）。進一步說，正因為是因緣有的，所以是性空的；如不是因緣有，也就不是性空了。反之，因為一切性空，所以才依因緣而有；如不是性空，是實有自性的，那就是實有性，是一是常，也不會待因緣而有了。這樣，不但依因緣有而顯示性空，也就依空義而能成立一切法。這樣的因緣有與無自性空，相依相成，相即而無礙。如有而不是空的，就是實（執）有；空而不能有的，就是撥無因果現實的邪空。遠離這樣的二邊妄執，空有無礙，才是中道的正觀。

一、總說「中道」有兩種意義：「中實」與「中正」（p.9~p.10）

「中」的本義，可約為二種：

（一）中實

「中」即「如實」，在正見的體悟實踐中，一切法的本相如何，應該如何，即還他如何。這是徹底的，究竟的，所以僧叡《中論》〈序〉說：「以中為名者，照其實也。」⁹

（二）中正

「中」即「圓正」，不偏這邊，也不偏於那邊，恰得其中。如佛說中道，依緣起法而顯示。這緣起法，是事事物物內在的根本法則。在無量無邊極其複雜的現象中，把握這普遍而必然的法則，才能正確、恰當的開示人生的真理，及人生的正行。「中」即是「正」，所以肇公稱《中觀論》為《正觀論》，中道即是八正道。

※此「中實」與「中正」，是相依相成的：「中實」，所以是「中正」的；「中正」，所以是「中實」的，這可總以「恰到好處」去形容他。

二、龍樹菩薩所闡揚之中道¹⁰（p.10~p.12）

龍樹發揚緣起、空、中道的深義，以「中」為宗而造論。他嚴格地把握那修道中心的立場，對於中道的解說，也不出於「中實」與「中正」。

（一）中實（p.10~p.11）

中實，本以正觀緣起性而遠離戲論的寂滅為主。

這中實的寂滅，從實踐的意義去說，即是不著於名相，不落於對待。

1、不取著名相

這如《大智度論》卷6（大正25，105a59~10）說：

「非有亦非無，亦復非有無，此語亦不受，如是名中道。」

中道，不但是非有非無，更進一步的說：「此語亦不受」。「受」即新譯的取。凡稱之為有、為無、為非有非無，都不過名言的概念。非有非無，本表示觀心的不落有無戲論，如以為是非有非無，這不能恰合中實的本意。所以必須即此「非

⁹(1) 僧叡《中論》〈序〉（大正30，1a4~7）：

「《中論》有五百偈，龍樹菩薩之所造也。以中為名者，照其實也；以論為稱者，盡其言也。實非名不悟，故寄『中』以宣之，言非釋不盡，故假『論』以明之。」

(2) 吉藏《三論玄義》卷1（大正45，14a24-b2）：

「叡師《中論》〈序〉云：以中為名者，照其實也。照謂顯也，立於中名，為欲顯諸法實故，云照其實也。所言『正』者，《華嚴》云：正法性遠離一切言語道，一切趣非趣，悉皆寂滅相。此之正法即是中道，離偏曰『中』，對邪名『正』。肇公《物不遷論》云：《正觀論》曰：觀方知彼去，去者不至方。故知『中』以『正』為義也。」

¹⁰ 龍樹之中道思想，可參見《空之探究》第四章·第七節〈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〉，p.255~p.261。

非」的名相，也不再取著。

2、不落於對待

我們所認識的，所言說的，都是相對的。凡是相對的，即不契於如實絕待的中道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43說：

般若波羅蜜者，是一切諸法實相，不可破，不可壞，若有佛、若無佛，常住諸法相、法位，非佛、非辟支佛、非菩薩、非聲聞、非天人所作，何況其餘小眾生？

復次，常是一邊，斷滅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又復常、無常，苦、樂，空、實，我、無我等亦如是。

色法是一邊，無色法是一邊，可見法、不可見法，有對、無對，有為、無為，有漏、無漏，世間、出世間等諸二法亦如是。

復次，無明是一邊，無明盡是一邊；乃至老死是一邊，老死盡是一邊；諸法有是一邊，諸法無是一邊；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

菩薩是一邊，六波羅蜜是一邊；佛是一邊，菩提是一邊；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

略說內六情是一邊，外六塵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

此般若波羅蜜是一邊，此非般若波羅蜜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（大正25，370a21~b9）

《大智度論》說到種種的二邊，都結論說：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名般若」。這裏所說的種種二邊，如常無常、見無見等，都是二邊。進而至於能行能證的人——菩薩、佛是一邊，所行、所證的法——六度、大菩提是一邊；甚至般若是一邊，非般若是一邊，要離此二邊行中道。這不落對待的中道，即入不二法門，是順於勝義，依觀心的體悟說。

（二）中正（p.11 ~ p.12）

1、「緣起」、「空」、「中道」，都是「中正」

關於中正的意義，龍樹也有很好的發揮。依佛陀所正覺的，為眾生所巧便言說的，在佛陀，都是圓滿而中正的。如「緣起」是中正的，「空」也是中正的，至於「中道」那更是中正了。

2、綜貫「勝義畢竟空」與「世俗假名有」的「中道」¹¹

世俗言說的施設，不免片面性的缺陷¹²，所以古德說：「理圓言偏」。

¹¹ 《空之探究》第四章·第七節〈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〉，p.258~p.259：

「《般若經》說：一切法是假名，通達自性空寂，這就是二諦說。《中論》依緣起立論：緣起法即空性，顯第一義；緣起即假名，明世俗諦。這樣的假有即性空，性空（也是依假名說）不礙假有，就是緣起離二邊的中道。」

¹² 《空之探究》第四章·第七節〈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〉，p.259：

引人轉迷向覺，依世俗諦說法：緣起無自性故空，空故依緣起有——中道說，能善立一切法，

眾生對於佛的教法，不能圓見佛法的中道，聞思或修行，在任何方面有所偏重，就會失卻中道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 80 說：

若人但觀畢竟空，多墮斷滅邊；若觀有，多墮常邊，離是二邊故說十二因緣空。何以故？若法從因緣和合生，是法無有定性；若法無定性，即是畢竟空寂滅相，離二邊故，假名為中道。（大正 25，622a10-14）

畢竟空與緣起有，那裏會墮於一邊？這因為學者有所偏重的流弊——世諦流布，什麼都有弊的，所以特說明緣起與空寂不偏的中道。即空的緣起，不落於斷邊；即緣起的性空，不落於常邊。

3、緣起即空的中道(p.12)

緣起與空，印度佛教確曾有過偏重的發展。

(1) 如方廣道人偏空，是墮於斷滅邊。

(2) 薩婆多部偏於一切法有，即墮於常邊。

(3) 爲了挽救這種偏病，所以龍樹探《阿含》及《般若》的本意，特明此緣起即空的中道，以拯拔那「心有所著」的偏失者，使之返歸於釋迦的中道。學者不能巧得佛法的實義，多落於二邊，所以特稱此綜貫「性相¹³，空有¹⁴」的爲「中道」。

三、龍樹的中道論：不著名相與對待，綜貫性相及空有（p.12）

龍樹的中道論，不外乎不著名相與對待（宗歸一實），綜貫性相及空有（教申二諦）。中觀大乘的特色，實即是根本教義完滿的開展。

龍樹的中道論——┐中實：不取著名相、不落於對待 ——（「宗」歸一實）
└中正：綜貫「性相」及「空有」 ——（「教」申二諦）¹⁵

遠離一切見，可說是非常善巧的教說！不過世俗的名言是「二」，是沒有決定性的；名義內在的相對性，在適應眾生，隨時隨地而流行中，不免會引起異議，那也是世間常法。依第一義諦，空，無生等，只是一個符號，並不等於第一義。如空以離諸見爲用，著空也就不是中了，所以說：「空亦復空」，「空亦不可得」。而且，在緣起即空的觀行中，要隨時善巧的適得其中。

¹³ 參見《中觀今論》第八章·第二節〈性·相〉，p.147~p.162。

¹⁴ 參見《中觀今論》第十一章·第二節〈緣起空有〉，p.237~p.252。

¹⁵ 印順法師《我之宗教觀》，p.3：「宗（證）與教，出於《楞伽經》等，意義是不同的。……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的證悟，名爲宗；佛因教化眾生而說法，名爲教。我們如依佛所說的教去實行，也能達到佛那樣的證入（宗）。所以，宗是直覺的特殊經驗，教是用文字表達的。依此，凡重於了解的，稱爲教；重於行證的，名爲宗。這樣的宗教定義，不但合於佛教，其他的宗教，也可以符合。」